

(話 劇)

一把鞭子

赵 风 编剧

吉 林 人 民 出 版 社

(話 · 剧)

一把鞭子

中国戏剧家协会吉林分会
长春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 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64 · 长春

內 容 簡 介

青年社員小侯从河里撈起一把鞭子来，就去找記工員秀华要工分，秀华認為这不合制度，偏队长王金山又批評小侯不该专在工分上標勁，小侯感到委屈，兩人爭吵起来。这时，正队长李洪順过来了，他先肯定了小侯为了爱护集体财产下河撈鞭子的行为，接着又教育小侯要把生产队当作自个儿的家，为它添砖添瓦。小侯弄通了思想，高高兴兴地把鞭子交給队长，干活去了。連偏队长也觉得李队长的工作方法里确实有些道理值得琢磨啊！

(話 剧)

一 把 鞭 子

赵 风 編剧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北京大街)

吉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号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統一书号：10091·518

印张：8/9 字数：13千字

印数：1—4,800册

1964年8月第一版

1964年8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定价(5)：八分

時間 一九六四年春天

地点 东北某农村

人物 李洪順 三十多岁，生产队队长，转业軍人。

王金山 四十三岁，生产队副队长。

侯宝庆 十八岁，社員。

秀 华 十七岁，女記工員。

全剧沒有布景，不受演出条件限制。田間、地头、广場或舞台都可以演出。只用两样小道具：一把紅纓皮鞭和一把鉄鍬。

侯宝庆 （手持紅纓皮鞭，上坊前甩两声脆响，然后跳步跑上，四处寻找）秀华——秀华——

（哎呀！她算跟我拉开磨了。（对远处观众）你看着秀华沒有？沒有！我呀？我姓侯叫宝庆，今年十八了，还没有——媳妇。（似

乎有人回话地)什么?你給我介紹一个?不用,不用。現在呀提倡晚婚,我小小的年紀忙啥。我得好好干活,每年多掙点工分,提高提高生活,等到二十七八岁,再找个漂漂亮亮的小对象,那可真是:她劳动我生产,又織布紡棉花……還沒影呢。先不提这个。啊,对了!提起多掙工分呀,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一年四季风雨不誤,一个工別耽誤……呀!光顧扯了,我还得找秀华去。干啥呀?(举鞭子)这不,是这么回事。車老板王二尖头一时沒注意,把鞭子掉河里去了,眼看就要冲走了,他还在那瘸子打围坐山喊呢。我一看二話沒說,一个箭步窜到河里把它捞上来了。当时,我正想給他两句,可王二尖头說:“哎呀!你这脚都冻紅了,照你这样带着冰碴下河,应当管队里要工分。”我寻思这哪能要得出口?他硬說記分制度上有这条,这叫特殊貢獻。还說至少得記上(用手比个叉)八分。我有点不敢。他一撇嘴說:“大伙白管

你叫‘猴头’了，你就不能叫你脑袋里那‘猴’活动活动？”啊！（感到失口）嘿嘿！“猴头”是我的外号，那是因为我沒正形。后来我仔細一琢磨王二尖头說的可也对，平常起河泥还不少記分呢，我捞鞭子下河，这叫按劳取酬，也不是什么占便宜。对，应该要，要八分也合理！不过，我得先試試，不行拉倒。（思索）这事可不能先跟倔队长說，那老头子贼拉拉的倔，尽好找死錮；我若是先找記工員給記上呢？这八分就算到手了。对！先找秀华去！說走就走啊，秀华——秀华——（下）

秀 华 （跑上，向观众）誰叫我？（侯宝庆从幕內喊：秀华——）啊，原来还是猴哥呀！他呀可能干活了。可就是有一样不好，一千包工活总嘀咕記分，就好像人家能忘給他記似的。这回若是再来嘀咕，我得好好考問考問他，改改他这毛病。問我呀？我叫秀华，初中毕业后就在生产队里当記工員。記工員这个工作可重要着呢，也挺复杂，

反正不管怎么說，我不能讓集体吃亏。(猛然想起)呀，我得攆猴哥去，看看他叫我干啥？(追下)

王金山 (先在幕內喊：宝庆——。然后倔倔嗒嗒地寻找着上) 这个猴小子，簡直不像話！(生气地，对观众) 自个儿队里，下河捞捞鞭子也要工分，把鞭子还拿走了！哎，你还不能說他，你若一說他呀，他又該說了：“不怪人家都管你叫‘倔队长’。”啊，对了，我本名叫王金山，在生产队当副队长，皆为我办事方法有点簡、簡單，到节骨眼上又有点攞不住，这大伙就給我起个外号叫“倔队长”。其实啊，你們大伙說，这事若叫你們不倔的人碰上，你們生气不生气？这一把鞭子没什么大不了的，最可恶的是这小子的思想，那来这股歪劲呢？刚才車老板跟我一說，你說把我气的！活这么忙，还得給他做思想工作，这才是呢。(下)

李洪順 (在幕內喊：金山大叔，金山大叔——。拎一把锹急上。对观众) 你看，我們一个

跟一个，演起走馬灯来了。生产队虽然不大，可干活分好几个点，从这到那，从这家到那家，也真不大好找。找他干啥？社員都跟我說了。猴头那小子今儿个犯了点毛病，他一上来那股劲，还真不好調理；金山大叔又是气鼓鼓的去撞他，背不住会把事情弄熱鬧了。我真得看看去。（欲下又停住）我呀？免貴姓李，我叫李洪順，在生产队里当队长。我說我当不好，大伙非叫我当不可，越是这样，我越感觉着更應該当好人民勤务員。我可真該快走了，回头見。（下）

侯宝庆 （又从上坊方向上）秀华——秀华——（秀华在远处答应：“猴哥，我在这儿呢！”）哎——（欲搭话又止）哎呀，麻煩。秀华記工分总是那么板板眼眼，还好追根問底的；这八分，她也不能那么好說話呀！我得想想……嗯，有了。（把鞭子藏在身后）

秀 华 （跑上）猴哥，你找我干啥？

侯宝庆 啊，秀华，我报告你个好消息。

秀 华 什么好消息？

侯宝庆 你猜嘛！

秀 华 嗯……你准是又为記工分的事儿！

侯宝庆 对，对对，拨拉算盘的脑瓜真聪明。

秀 华 什么事吧？

侯宝庆 我先問你，你是干什么的？

秀 华 李队长常說的嘛，人民勤——务——員。

侯宝庆 說的具体点！

秀 华 (用手比划，示意宝庆伸过耳朵来) 双龙生产队記——工——員！怎么样？

侯宝庆 真是聪明！

秀 华 你可別磨咕了，到底咋回事？

侯宝庆 这么說吧。你呢，是个办事認真說話算話的人；我呢，还就愿意跟你这样的人办事儿。你先告訴我……

秀 华 什么吧？

侯宝庆 你說，社員在劳动上有了特殊貢獻，你給記多少分？

秀 华 那要看是什么貢獻唄？

侯宝庆 比方說，嗯，下河！

秀 华 看下河干啥活唄？

侯宝庆 比方說，起河泥！

秀 华 在河里泡着，那一天得記十二分。

侯宝庆 十二分！那若是特殊貢獻呢？

秀 华 看怎么特殊唄？

侯宝庆 比方說，有一个最、最楞实的小伙子带着冰碴跳进溜腰深的河里，搶救了队里的集体财产，記多少分？

秀 华 那得看什么财产，貴賤还不一样呢！

侯宝庆 反正是頂重要的东西。

秀 华 那……

侯宝庆 你先說个大約模多少分？

秀 华 那，那只少記八分以上，若是再貴重了……

侯宝庆 得了，就这个数吧。一言出口，駟馬难追，这可是你亲口說的，不許变卦。（拿出鞭子）我搶救的就是这个，多了咱也不要，（头一扬）来八分吧！

秀 华 哎呀，我說你咋尽唠拜年喀呢？鬧了半天还是你自个儿呀，你可真有“猴”！

侯宝庆 有猴啥話呢？反正你是个說話算話掌握原

則的人，快記八分吧，我好干活去。

秀 华 哪那么容易的！

侯宝庆 記分有啥不容易的？

秀 华 得等晚上讓社員評，若不得找队长批。

侯宝庆 这特殊貢獻就特殊处理唄！

秀 华 (感到宝庆太夸张了，笑出声来)特殊，貢獻？嘻，嘻——

侯宝庆 (乘势忙问)是呀，行吧？

秀 华 (突然收敛笑容)不行！我不知道到底是咋回事。

侯宝庆 (稍不耐烦)咋回事，咋回事，我从河里捞的，这是眞事。你給記上就得了，这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

秀 华 不是什么大不了的？

侯宝庆 是呀，就八分，你記上，誰还能查看这个。

秀 华 (心想，你说的可真轻巧)沒人查看，嘻，嘻！

侯宝庆 本来嘛，行吧。

秀 华 (严肃地)不行！我还不知道捞鞭子合乎記

分制度的哪一条。

侯宝庆 (急)我説你可真是的，也赶上個队长那么找死铆了，不怪人家背后管你叫“小教条”。

秀 华 (不在乎)叫什么也得按制度办事。

侯宝庆 就算你按制度，你先給我記上，完了再找那条还不行。

秀 华 (一针见血)你説先斬后奏呀，更不行。

侯宝庆 哎呀，(气急)你这人可真彗扭，比队长还难办！

秀 华 队长好說話，那你找队长去唄！

侯宝庆 (一甩)用不着你告訴，这么点事儿，就不能灵活点？跟你説这么半天，你都不明白。
(欲走，猛回头)小糊涂虫。

秀 华 (笑)才剛还夸我聰明呢，这么一会儿又糊涂了？我早就看出来，你这里有假，若不你就套拉攏了？

侯宝庆 套拉攏啥話呢？不找你，看能不能办？

秀 华 那我走了。(转身欲下)哎，队长来了。他呀，最好說話，你問問他吧！

侯宝庆 你別操心啦！(順着秀華指的方向迎上去)

哎呀媽呀，那不是個隊長嗎？(欲溜)

王金山 (邊喊邊上)寶慶，你等一等。

侯寶慶 (被喊聲定住了)……

王金山 (看看秀華，又看看寶慶)寶慶，這是王二
尖頭那把鞭子吧？

侯寶慶 是呀！

王金山 啊，給我吧，他等着使呢！

侯寶慶 我不是從他手里拿的，我是從河里撈的
呀！

王金山 (控制地)撈的好嘛，給我吧！

侯寶慶 就那麼容易給他了？

王金山 (有點發火)不容易還咋的呢？

侯寶慶 我得要点啥。

王金山 要啥？這是咱們隊里的事，你撈上來應該
應份嘛！

侯寶慶 那我若不撈上來，不也是隊里的損失嗎？

王金山 這……(剛要發火又壓回去)你想要啥吧？

侯寶慶 我要八分！

王金山 (大聲地)八分，不少點呀！人家干一天才

十分，你那么一会儿就要八分？

秀 华 我說的呢，原来还是这么回事呀！

侯宝庆 他干一天也沒在河里干呀！

王金山 你可真会算賬啊！（应付地）好，給你！

秀 华 （意外）副队长，你說給，这从哪一条下賬呀？

王金山 这么的，（对宝庆）你先把鞭子給我，完了再核計你那分的事行不行？

侯宝庆 不行。

王金山 不行？我又說了，你那份儿要的还准合理是咋的？

侯宝庆 咋就不合理呢！人家帶着冰碴下河，挺凉的，我凭啥白下呀？那王二尖头怎么不下呢？

王金山 我說你怎么就单跟他比呢？年輕輕的精力就那么中用，动弹一下就要分儿？（稍停）車老板空着手赶車呢，你先給我，別耽誤人家使。

侯宝庆 我不的嘛！

王金山 今个你說准了？

侯宝庆 不行！

王金山 好吧，今儿个这分你就别想要。

侯宝庆 不给拉倒，我也不给你鞭子。

王金山 你能把它弄哪儿去？

侯宝庆 我再扔河里去。

王金山 (爆发地)你敢哪！

侯宝庆 (不示弱，但又不敢正视傅队长)你看我敢不敢。

王金山 冲，冲你这思想，说啥也不能给你记分。八分，二十八分也中，穷不了队上，可也富不了你自个儿，最可恶的是你太往分上撞劲了。

侯宝庆 那你白给队上干了多少？

王金山 明儿个你搬钱眼儿里住去吧。你这个脑袋最不好剃，你今儿个这思想得好好改造改造！

侯宝庆 改造我？我也不是地主富农。

王金山 改造你这自私自利的思想。不怪大伙都管你叫“猴头”，你这脑袋里的“猴”可真多，都快成猴山了。

侯宝庆 我沒猴！

王金山 (又缓和地)你呀，多为集体想想吧，用点实际行动摘掉你那不怎么体面的外号吧，别鬼迷心窍就知道想自个儿多挣工分儿。

侯宝庆 不挣工分，你給飯吃呀？

王金山 那你就光打自己的小算盘？

侯宝庆 今几个这分我非要不可！

王金山 (忍无可忍地)你要吧，小自私，我看你这是成心往資、資、資本主义道上跑啦！

侯宝庆 (委屈地)我往資本主义道上跑？

王金山 对，都叫你爹給拐帶的。光脚丫踩格子不以农业为根本，总出去跑买卖。

侯宝庆 那是我爹的事，你跟他說去！

王金山 这跟你有关系。你看你，脑袋里尽灌些个啥？錢！錢！錢！分！分！分！

侯宝庆 (抹泪)我不是資本主义，我也沒自私自利，我多咱淨錢！錢！錢！分！分！分了！我下河了，我凭本事挣分。

王金山 你还犟嘴，你出息去吧，你爹还张罗着給你說媳妇呢，照这样下去啊，我看够，够

找的。(马上感到失口)

侯宝庆 (赌气)找不着我打光棍，用不着别人操心。(一甩跑下)

王金山 (追)你把鞭子留下，你上哪儿去？你……你回来！(下)

秀 华 (着急)宝庆，猴哥！

〔李洪顺拿锹上。〕

李洪顺 宝庆——秀华，你快把他叫回来！

秀 华 宝庆顶干啥啦，你看把金山大爷气的。

李洪顺 你快把他叫回来，就说我叫他。

秀 华 嗯哪。(向远处)猴哥，你等一等，是队长叫你——(下)

李洪顺 (向王金山方向)金山大叔，你回来吧，秀华叫他去了！

王金山 (上。边喘边说)这小子，可把我气坏了。

李洪顺 小孩子性嘛，跟他生那么大气干啥？

王金山 你可没听见呢，他口口声声往分上咬，这种思想！

李洪顺 我都听见了。我一看你老跟他闹僵了，我也插不上话啦。